

2015 台湾诗歌观察：创作平稳发展 格局仍需扩大

□王金城

2015年,台湾诗歌在略显沉静中呈现出平稳发展态势,取得了较为平实的成绩。如果从诗集出版、诗刊运作、诗歌活动、诗歌创作与研究等视角概括观察台湾诗歌,应该说,2015年是台湾诗歌的又一丰收年。

诗集出版的常态化

从2011年开始,台湾诗人每年出版诗集均超过百部,2015年也是如此,这已成台湾诗歌出版的新常态。对于文学人口相对较少的台湾社会来说,这是一个不菲的成绩。如果从文学生产与消费角度看,这个数字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,一是诗歌创作者越来越多;二是诗歌读者越来越多,显现出人们选择诗歌作为介入人生方式的热情。我们看到前辈诗人壮心不已,夕阳正红;中生代诗人骏马草原,日行中天;晚生代诗人初生牛犊,欲晓东方。他们共同坚守着中国诗歌美学传统,努力开创着台湾现代新诗的艺术技法与精神高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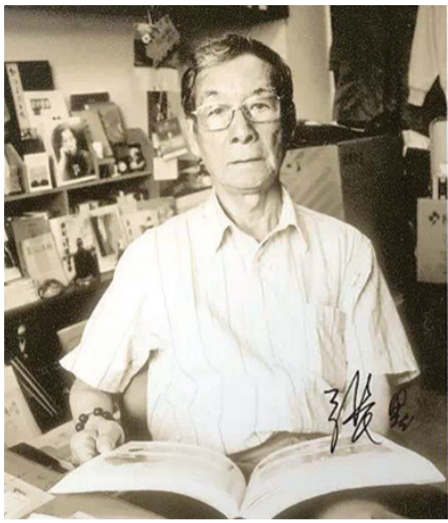
前辈诗人碧果、管管、岩上、林焕彰的创作仍保持着上佳水准,分别出版诗集《碧果的诗》《管管闲诗》《体童火虫》《吉羊·真心·祝福》。特别是已进耄耋之年的诗人余光中和张默,可谓老树新花。6月,余光中出版第20部诗集《太阳点名》,距1952年的处女诗集《舟子的悲歌》已过去63年。诗集收录诗人近8年的诗作82首,除保持余光中清新优美的艺术风格外,在主题、体裁和语言方面均有新的突破。同月,张默出版了他的第18本诗集《水汪汪的晚霞》,距其1964年的第一部诗集《紫的边陲》也已过去51年。诗集收录了张默2000年至2014年间的87首诗歌作品,多写山水人物、日常生活经验、游访名胜风景和品鉴艺术名作,展现出真挚朴素的诗风。

而人数众多的中生代诗人仍然是诗坛的主力军。2015年,成名多年的诗人均有不俗表现,较为重要的诗集有:萧萧的《月白风清》《松下听涛》;汪启疆《季节》;陈黎《狗狗明信片》、苏绍连《时间的背景》、渡也《诸罗记》、陈克华《陈克华诗集》等。其中,罗青的诗画集《诗是一只猫》捷克文译本10月在捷克出版发行,使海外读者通过罗青的诗、画和散文,了解了台湾现代诗画及艺术的最新发展趋势。

更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诗人已崭露头角,显示出惊人的才华。同为“80后”的张日郡和庄子轩分别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诗集《离巢最近的远方》和《霜禽》;而罗毓嘉则出版了其第四本诗集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,像那天》。“90后”的贺婕继2014年的处女诗集《贺春木华》后,出版了第二部诗集《不正》,挑战主流规范下的生命、爱欲和叛逆,凸显人性的扭曲、显性的荒芜,获得很高评价。叶雨南继第一本诗集《真空的梦》(2014)之后,2015年也出版了第二本诗集《雨伞怀孕》。其诗充满奇异的想象力,既理性又感性,既抽象又写实,常以魔幻手法营造生活的多种情景,挖掘人性与琐碎生活的深刻性,得到了向阳、颜艾琳、栗川、凌性杰、林群盛



余光中



张默

等多人的很高赞誉。另外,女诗人曾美玲的诗集《相对论一百》和栗川的诗集《凝望时光》,也是2015年台湾诗坛的重要收获。

诗刊运作的专题化

有数据表明,1980年至2006年间台湾诗刊有80余种,但到2015年仍持续出刊的只有十数种,出刊50年以上的有《创世纪诗杂志》《葡萄园诗刊》《笠诗刊》;10年以上的有《乾坤诗刊》《台湾现代诗》《鼓吹诗论》;近年创刊的有《卫生纸》《海星诗刊》《好烫诗刊》《华文现代诗》等。这些诗刊多采取专题化的运作方式,对台湾诗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作为台湾创刊最长的《创世纪》,2015年的“特辑”或“专栏”一如既往地做得有声有色。2011年开设的“推荐一首诗专栏”、2012年增设的“张汉良诗学专栏”和2013开设的“学院与诗的内外”一直持续运营。仅以2015年12月号的第185期为例,上述三个专栏中,陈素英推荐青年诗人宋尚纬诗集《过往》;张汉良发表《柏拉图对话录〈斐德诺〉篇的记忆密码》;杨宗翰发表《台湾现代诗的数字冲浪:从电脑诗到新媒体》。

《笠诗刊》2015年的两个栏目都与其创刊50周年有关。一个是“一年一选”专栏,即每年选一首诗并加以解说,力图呈现诗史的轨迹以及建构台湾现代诗的精神史路向。另一个是“笠诗社50周年”特辑,主要有杨风《笠影下的诗人群像》与杨淇竹的《五十年与笠》系列文章。《乾坤诗刊》已有专栏如“名家手稿”非常独特,本年推出碧果、隐地、叶维廉等名家手书诗句,在一个电脑、手机风行的打字时代,让读者重温“手书时代”的温馨与亲切。2015年新栏目“海外当代华文诗展”推出了“编华卷”、“新华卷”等专辑,视野更加开阔;“分享,读一首诗的意外”专栏,以小型讨论会的方式进行,新颖别致。

《鼓吹诗论》是一份具有活力、激情和创造力的诗刊,一直秉承“表演、对话、游戏、创造”的宗旨,每期都推出一个令人惊艳又极富创意的专辑,譬如,“小说诗”、“气味诗”、“声音诗”等专辑。2015年第21期推出“诗人的理性与感性”专辑。在“诗作”部分,将“感性版”与“理性版”的诗作,甚至是同一作者的两首同题诗作并置排列,让感性和理性、哲理和情感对接,

生成新的意义空间。第22期推出的“看!诗的视觉专辑”尝试将诗的影像通过视频网站传达到读者手中,邀请诗人画家、摄影师提供图画影像作品,让青年诗人以诗互文诠释,进行一场“看”诗歌的新实验,让纸上的诗与摄影、图画乃至手机里的声光影像结合。同样具有创新性、实验性的新生代诗刊《好烫》,2015年4月号的主题是“Éπύλλια史诗”。有感于近年短小诗以拼贴式、破碎的感官印象铺陈诗意,决定反现代诗“小诗化”趋势,串联每首作品的“正文”、“题目”与“作者”,打通诗语境和诗意,分别成为《正文》《题目》与《作者》三首诗,强调诗的叙事性。Éπύλλια(Epyllion指历史与战争外较为生活化的小型史诗,而《好烫诗刊》:Éπύλλια史诗)所要重现的即是经典史诗叙事的深邃、缓慢和浪漫,却依旧不脱《好烫诗刊》惯有的游戏性。另外,《卫生纸》《台湾现代诗》《星海诗刊》《葡萄园诗刊》等,也有各具特色的栏目。正是众多风格迥异的诗刊栏目,构成了台湾诗坛丰富多彩的又一道景观。

诗歌活动的多样化

台湾每年都有很多诗歌活动,主要包括各种诗歌节、诗歌奖、诗歌研讨会、诗歌朗诵会、诗歌讲座等多种活动形式。其中,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台湾文学奖(含诗歌奖)特别多,几乎遍布每个市县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,仅2015年就有大大小小50余种。另外,还有持续举办的、被誉为台湾年度文化盛事的“三大诗歌节”。

10月24日至11月24日,以“诗的公转运动”为主题的“2015台北诗歌节”于台北多处艺文空间展开。首日于诚品书店举行“大师专题——伤痛的时光幽深的花园”座谈,由法籍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主谈。随后,在台北车站地下街展示“多元成诗”跨界创作展,举办多场诗讲座、跨领域诗展演《背着你跳舞》、大师专题电影放映以及“诗的民主墙”、“诗人夜店闲聊”、“诗人早餐会”等活动。10月23日至25日,已迈入第十届的“2015太平洋诗歌节”以“水之涓,天之涯:梦的涸涸,诗的圆周”为主题,于花莲松园别馆与亚士都饭店登场。来自大陆、台湾和其他国家、地区的多位诗人及诗评家出席,20多位文学家和表演者用多国语言及闽南、客、原住民语朗诵诗歌。10月13日至11月6日,以“田野·繁花里”的诗人:席慕蓉”为主题的“2015浊水溪诗歌节”在彰化明道大学和员林

高中等地陆续展开。13日开幕式上,诗人席慕蓉、颜艾琳、罗任玲、芸柔、龚华等吟诵表演。接下来,还举行了学术研讨会、讲座、席慕蓉诗歌朗诵表演竞赛、席慕蓉诗作之诗画创意作品巡回展、席慕蓉诗歌图文海报设计比赛等一系列活动。

2015年的台湾诗歌奖,择其要而述之。11月5日至10日,第35届世界诗人在台湾多地举行,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606人参与多项活动。会上,《创世纪》主编辛牧获第35届世界诗人大会桂冠诗人奖。11月9日,台湾文学金典奖揭晓,现实主义诗人吴晟以诗集《他还年轻》获图书类新诗金典奖。评委向阳认为,诗集《他还年轻》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悲愤和呼吁,以抱朴守真的心胸,写农民和土地的创伤。其中的主题,一为自我生命的反思与内省,一为自然土地的咏叹,以社会实践贯穿全书,写台湾农村、农业困境与农民生活,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谦卑和耿直,以及对自然生态的护持,深刻反映台湾农村受到资本主义和政治冲击的困顿。



12月26日,中国时报“开卷好书奖”揭晓,大陆诗人余秀华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作为唯一入选的诗集获此殊荣。作家赖香吟的推荐语是:“生活大于诗歌,意志强过感受,作者直面现实,切齿痛灵般的痛楚与爱,把俗世粗鄙写出了明媚,甚至希望。与其谈她的命运,不如论她之于诗的真挚与野火。以同情读这些诗太廉价,它值得的是鉴赏。”余秀华在台湾还出版了另一本诗选《月光落在左手》。由于年初《诗刊》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,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,余秀华一时间备受关注,但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关乎残疾和性别的新闻事件,更由于余秀华诗歌本身的美感魅力。余秀华的诗歌以直觉、偏执和率真直面生活的贫乏,展现出与命运搏斗的不屈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,确实与众不同,但两岸评论界都需要冷静而不是无节制加温的嘘头,这才是对诗歌应有的尊重态度。余秀华在海峡两岸都受到了极大关注,进而成为2015年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。

创作与批评的互补化

2015年的台湾诗歌创作,不乏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,但总体上来看,现实主义创作仍然是台湾诗歌的主潮,并且呈现出以下几种主要流向。

陈谦《我是欧文太太》:

吊人胃口的短篇小说

□公 仲

现在,很难读到一篇真正具有“短篇”意义的小说了。当下不少短篇写得越来越像中长篇了:故事写得满满当当,缺乏思考的空间,严实有余,空灵不足;作品中承载了过多的使命与任务,叫人难以卒读。近日,读到陈谦的短篇小说《我是欧文太太》,顿觉眼睛一亮。

小说选用了间接叙述的手法,通过第三者阿兰讲述自己的一场陌路相逢,间接地记述了一个动人心魄的人间冤仇故事。小说主要场景只有两个:阳朔西街的肯德基店,是阿兰与故事主角丹文相识20年后不期而遇的地方;20年前暴风雪的一天,加拿大蒙大拿,他们在一辆“灰狗”车上初次相遇。当时,丹文一心要找前夫胡力讨个说法,甚至亮出勃朗宁手枪。原来丹文与胡力未婚先孕,胡力匆匆办了个婚书,伪造了学历就去美国留学深造。丹文在国内苦等一年有余却得一张离婚协议。丹文做了流产后到美国寻找前夫,在暴风雪中遇上了阿兰。她向阿兰诉说了这一切,希冀阿兰能帮她提供线索。阿兰从照片中认出丹文的前夫就是她现在的房东逸林,但隐瞒没说。不久,阿兰在电视上看到一起血案,一辆陷在郊外峡谷雪中的小跑车上盖飘着一条红围巾,车子上有冻成冰的血迹。阿兰认出红围巾正是丹文的。丹文死了吗?是自杀还是他杀?此事叫阿兰深感自责,没想到20年后,阿兰与丹文再次不期

而遇。这让阿兰异常激动,20年来,她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丹文。阿兰发现,丹文现在的穿着十分讲究,身旁还有一位混血的美丽女儿。她像完全换了一个人,似乎对当下的生活很满意,而对悲伤的过往只字不提,哪怕得知前夫已意外去世也无动于衷。她告别阿兰时留下两句话:“跟他(指前夫)纠缠过那么久,是那个女人一生最大的错误,最深的幸。”还有一句是:“对不起,我是欧文太太。”最后她“突然伸出手,大拇指和食指做出手枪的样子,朝我站立的方向一点,然后摆了摆手,没有笑,却带着善意”。这又暗示着什么呢?

小说至此结束,故事结尾留下的疑团值得人深思。丹文当年应该是见过前夫的,郊外雪地小跑车里也发生过一场搏斗。而后,前夫逸林死于亚特兰大郊外高速公路的花生地边,却没有打斗痕迹,身上盖的是一件老旧的军绿色棉大衣,这大衣连家属都没见他穿过,倒是丹文常穿这种大衣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逸林是自裁还是被复仇?丹文又是怎样活下来的,她之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……小说没有交代。小说的主题是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,还是“自我救赎,宽大为怀”,或两者兼而有之?陈谦通过一个开放性的故事,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,并通过充满不确定暗示的结尾,吊足了读者的胃口,这样写小说还真有点意思呢!

■书 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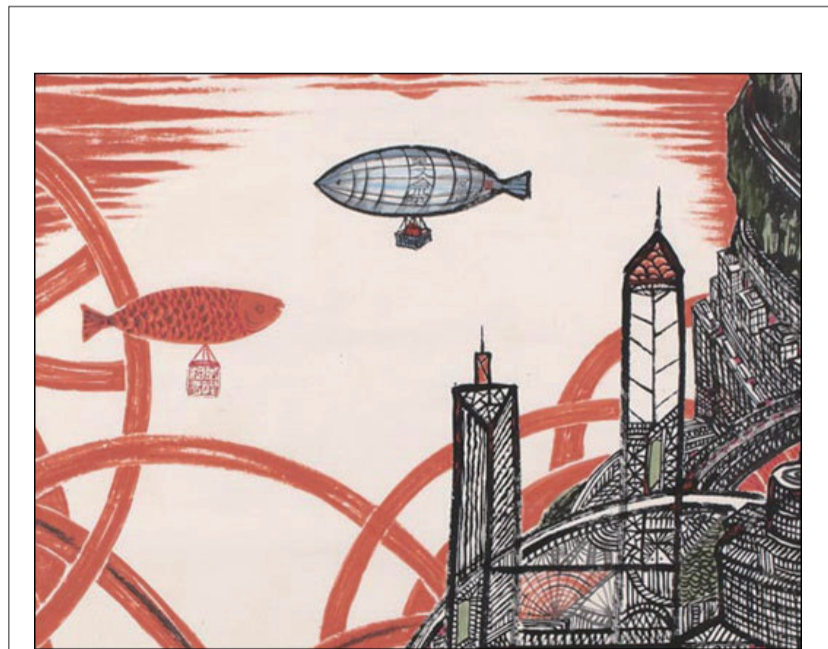
游记《慢行·高雄》出版：确认当下的生活态度



近日,由台湾作家凌性杰与学生尤尊毅、翁焯翎、陈宗佑、黄立元共同创作的游记《慢行·高雄》由台湾木马文化出版。

书中,凌性杰和四个热爱写作的学生一起展开高雄散步之旅,以“在高雄,过好日子”为主线,通过介绍14条主题路线,带领读者饱览高雄这座海洋城市的风光,感受高雄的声光气味。作为高雄人的凌性杰,通过淡雅抒情的文字,与读者分享故乡的种种美好事物:文艺气息咖啡馆、独立书店、设计旅店、绿建筑图书馆、百年糖厂等,并配以大量沿途拍摄的照片,兼具浓厚的文学性和使用意义。

凌性杰长期关注语文教学,致力于文学创作,曾多次获得台湾各类文学奖项。生于高雄、长于高雄的他自称“童年的空间感知影响我后来认识世界的方式”,“日后不管去哪里,血液里流动着的永远是高雄的样子”。谈到《慢行·高雄》的创作时,凌性杰表示:“我们完成的,不过是将高雄让人感到舒服的情景书写出来。所以选择了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景、风格独特的吃食,从寻常事物中凝视对生活的理想。”与其说《慢行·高雄》是一本高雄旅游导览,不如说作者通过这本书,确认了当下的生活态度。(王 杨)



台湾诗人、画家罗青作品《万家灯火》

華馨 唐達成書畫 HUA XIN